

肖仁福 / 著

局长 红人



肖仁福先生的小说，将当下官场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了过来，真实得有点残酷。人生本应有多种可能，而官场是条单行线。在这些小说里，行走官场的人们，憧憬着锦绣前程，而事实上他们更多的希望被阉割了。我读这些小说，时常透不出气，感觉氧气被抽空了。

——王跃文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
国
反
腐
小
说
大
系

中

国

反

腐

小

说

大

系

肖仁福 / 著

局长红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反腐小说大系/王跃文等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5

ISBN 7-204-06269-8

I. 中…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5477 号

中国反腐小说大系

作 者 王跃文等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印 刷 北京市京华彩印厂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0
字数/2500 千

国际书号 ISBN 7-204-06269-8/I·1110

全套定价 1280.00 元(全 10 册)

序

王跃文

我最害怕两件事，赴饭局和替人作序。上了饭桌，我不喝酒，却又要说很多废话，真是辛苦；为人家的作品写序，是需要段位的，而我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总是避之不及。

可最近好几位朋友，都是官场的，都说要出版小说，嘱我作序。真是难煞我了。我总对他们说，好好的放着官不当，写什么小说呢？我的这般婉辞未能被朋友理解，他们仍执意要我写几句话。这几位朋友，都是官场上风头正劲的人物，眼看着就要飞黄腾达的。却走火入魔，写起小说来了。我虽是这么说，但并不完全是我的真心话。多一位文学同道，我是高兴的；可能会少一位官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官员靠几个人点头就可以下文件批发，作家得靠千百万读者认同才算数。

肖仁福先生原本同我一样，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只是业余干些文学勾当。我们偶尔聚在一起，吃饭，喝茶，开玩笑，说段子。只是从来不谈文学。这年头将文学挂在嘴上似乎是件很迂阔的事。肖仁福不太说话，习惯摸着他那浓黑的小胡子倾听，模样有些高深。我以为他是在深宅大院里呆久了，身上免不了谨小慎微的小干部病。

读了肖仁福先生的小说，方知他骨子里面永远只能是个书生。我说他是书生，意思自是褒扬的。而别人听了，肯定以为是揶揄。词典是死的，人世却是活的。比方官场里面，聪明的意思是滑头，成熟的意思是虚伪，严肃认真就是装腔作势。我

说肖仁福是个书生，只因读了他的小说，知道他仍然是个认死理的人。很多时候，如果没学会指鹿为马，没学会混淆黑白，就会被人嘲笑为书生。

我喜欢有些书生气的人。肖仁福先生的小说，将当下官场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了过来，真实得有点残酷。人生本应有多种可能，而官场是条单行线。在这些小说里，行走官场的人们，憧憬着锦绣前程，而事实上他们更多的希望被阉割了。他们或者春风得意，或者怀才不遇，或者失意消沉，而共同的脸谱就是看上去浑浑噩噩。不少的人放浪形骸成了时髦的生活方式，放弃原则取代了所有人生原则。不论成功与否，灵魂总免不了堕落。灵魂的堕落成了特定时空的必然，如同自由落体运动，运行轨迹来自上帝第一脚的恩赐，同灵魂的质量没有关系。这些灵魂在滑行之中的自我救赎纤弱无力，亦如自由落体运动所能凭藉的阻力仅仅是稀薄的空气。我读这些小说，时常透不出气，感觉氧气被抽空了。

有种批评，说是太贴近生活的小说，是新闻式写作，没什么文学价值。我的文学观很陈旧，始终不明白文学为什么要疏远生活。还有一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可那些专司新闻的媒体，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布下迷魂阵的，那么小说真能起到新闻的效果，倒也是功德无量。我便以为批评别人小说是新闻式写作，实在也是一种抬举。

生活中的很多故事，本是不知道的好，落得耳根清静。可偏偏有类作家是多事的人，专挑有些人不高兴的事说。谁想装聋作哑，可以不看这部小说集。

于 2002 年 1 月于长沙

目 录

序/1

官 道/1

官 欲/61

支 教/125

局长红人/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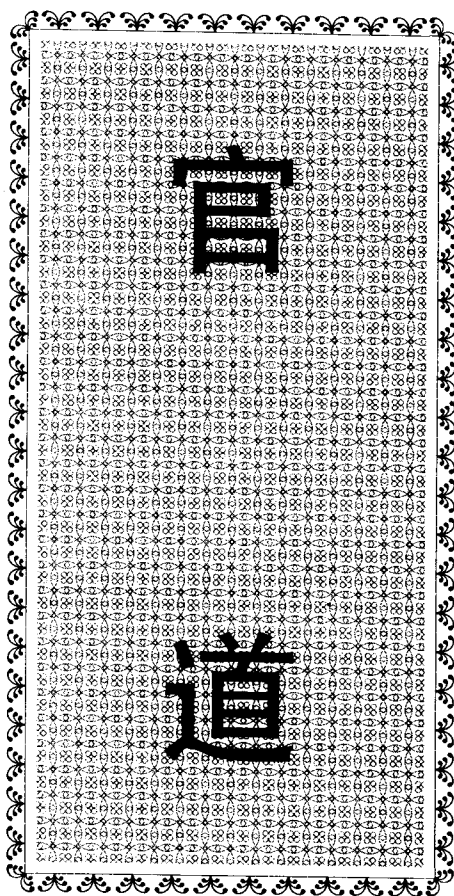
一票否决/233

其位其政/297

秋天纪事/359

官 帽/405

谁是红人（代后记）/467



这天晚上的常委会议不到十一点就结束了。会上议了几项工作，然后罗书记宣布，由常务副县长何铁夫主持政府全面工作。几个常委包括何铁夫本人都只望了罗书记一眼，没谁觉得这有什么意外。罗书记又笑了笑说，这是市委组织部临时做的决定，我也没来得及跟大家通气，不过组织上的安排是正确的，何铁夫同志对政府工作很在行，人又年轻，是非常值得信任的，今后大家都要配合他的工作。接着说，会议就开到这里吧，铁夫请你还留一下。

其他常委陆续离开会议室后，何铁夫对罗书记说，罗书记，由钟副书记去政府主持工作的呼声不是很高么？他做了多年的党群书记，在通化县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主持政府工作比我强。罗书记说，事前应该跟你说一声的，可你上市里要调度资金去了，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我想你会乐意接受这一重任的，个人服从组织嘛。又说，钟大鸣同志群众基础确实不错，能力也强，但你从市里一下来就在政府，对政府工作很熟悉很有办法，组织上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啊。何铁夫说，不知钟副书记有何想法。罗书记说，组织上已经找过钟大鸣同志了，他很拥护组织的决定。

与罗书记分手后，何铁夫在县委大楼前的坪地上转悠了一会儿，才缓缓往大门口走去。何铁夫没带家属下来，他一直住在县委对面的武装部招待所里。何铁夫原是市政府经研室一名不得志的科长，四年前市委组织部搞了一次副处级干部招考，本来对官场不抱希望的何铁夫经不住诱惑，以笔试第三名面试

第四名考核第五名的优秀成绩选中，到通化县来做了一名分管文教的副县长。半年后常委班子调整，分管财贸的常务副县长的位置空缺，县里几派势力为此明争暗斗，搞得十分火热。最后市委组织部决定，由不是甲派也不是乙派更不是丙派的财经大学毕业的何铁夫来做这个常务副县长，才平息了这场角逐。常务副县长做了三年多，做得何铁夫并不轻松，刚下来时的那番雄心壮志也消磨得差不多了，不想这时前头显出一片曙光，原任县长任期未满就调往市政府做了秘书长。何铁夫知道，有望接替县长这个空缺的，县委常委里也就两个人，一个是党群副书记钟大鸣，一个就是他何铁夫了。何铁夫想，钟大鸣的叔叔就是市委常委兼秘书长，他这个党群副书记就是等着接替就要离任的罗书记的班的，也许用不着再来过渡这个县长了。何铁夫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书记和县长行政上尽管是同一个级别，但县长却是副书记，组织上要重用和提拔县领导，一般只考虑书记，而不会想到县长，县长必须坐到书记的位置上才会有进步。也许罗书记任期满后，组织上就会安排钟大鸣担任县委书记，这样这个县长的归属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在这里了。果然不出所料，罗书记很快就宣布了由他主持政府全面工作，这虽然不是宣布他担任县长，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宣布他担任县长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尽管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可何铁夫还是有些亢奋。他脚下步子快了半拍，不一会就来到武装部门口。门边的哨兵是认得何铁夫的，给他行了一个军礼，并朝他笑了笑。何铁夫也向哨兵扬扬手，觉得哨兵的笑容很灿烂，好像哨兵也知道他心头的兴奋似的。何铁夫当然无法做到宠辱不惊，当了副县长不想当常务副县长，当了常务副县长不想当县长，当了县长不想当县委书记，若是这样，还呆在这县委大院里干啥？尽管如今在

政府做县长副县长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有时甚至要搞得焦头烂额，免不了让人心生厌倦，可既然已经干到了今天这个份上，也就只得继续向前，没有后退的余地了。好在回头自省，何铁夫这几年的宦海生涯并没白过，多少有点收获，无论是于己于民。

何铁夫进了招待所，往楼上爬去。何铁夫住在三楼。这是何铁夫为图安静作的选择。上到三楼，走廊上竟然一片黑暗。平时走廊上的灯连白天都是亮着的，如果他何铁夫不把灯拉熄，是再也没人愿意多此一举的。大概是灯泡坏了的缘故。何铁夫也不去多想，借着远处高楼上投射过来的微光，往东头走去。到了最东头的房门口，何铁夫掏出钥匙正要开门，忽然从黑暗里晃出两条人影，将何铁夫吓了一跳，他还以为是遭遇了歹徒。何县长。黑暗里一声软甜如饴的女声，旋即头上的灯也亮了。何铁夫回头，原来是政府办的打字员于小丽，她身后还站着一个男人，何铁夫也认得，是她的丈夫，在财政局一个什么股里工作。何铁夫一边开门，一边说，小于你找我？于小丽说，我们刚从武装部一个熟人家里出来，估计你们的常委会也该开完了，特意上您家来看一眼。何铁夫让他们进屋，于小丽往后面一缩，忙说，何县长先何县长先。何铁夫只得自己先往门里迈。

三人落座后，于小丽用那双水汪汪的媚眼瞟了瞟何铁夫说，何县长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也感到孤单么？何铁夫说，天天上蹿下跳的，哪里来得及孤单。于小丽说，何县长是个事业心重的男人，政府的人都对您评价很高呢。何铁夫望望于小丽夫妇，心想他俩跑到这里来，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来说两句奉承话的吧，就问，你们有事吗？于小丽嗲声嗲气地说，何县长您也是忙惯了，一到您这里来就要有事，没事就不可以来了？倒

说得何铁夫不好意思起来。这时于小丽已站起身来，佯装不满说，好了，我们也不影响您的休息了。一边给丈夫使了个眼色。她丈夫就慌慌张张地从夹克衫里搜出一包东西，放到刚坐过的沙发上。然后两人往门口退去。何铁夫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拿起东西去追，两人已经走到走廊另一头的楼梯口。何铁夫只得作罢，回到房里。打开包一瞧，是两条芙蓉王香烟，市场上要三百多块钱一条。何铁夫心想，他们送这么贵的烟干什么呢？

何铁夫把烟重新扔回到沙发上，进了浴室。热水澡泡得他很痛快，一身的困倦似乎也消失得没了踪影。常委会上罗书记宣布他主持政府全面工作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何铁夫就有了一种想跟谁聊聊的愿望，从浴缸里伸出手来，拿起壁上的分机话筒，准备打个电话。一时却不知该揪什么号码好了。何铁夫脑壳里晃过这几年比较谈得来的一些同僚的身影。可有些想法能跟他们说么？何铁夫想起自己的老婆，他们是大学里的同学，感情一直很好，平时何铁夫心里有了什么想法，常常喜欢跟她聊，可自从到通化县来任职后，不知是太忙还是别的缘故，何铁夫跟老婆谈得越来越少了。是呀，官场上的事情总是瞬息万变的，想跟她说说，也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呢。何铁夫仰着头，目光在扣了塑料板的热雾迷蒙的天花板上停留了一下。他忽然想起了于小丽，今晚她带丈夫来干什么呢？如果不带着她的丈夫来，说不定还真会跟她聊上一阵子哩。

何铁夫放下话筒，走出浴缸。他又想起另一个人来。那也是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叫做左舒青，何铁夫中学时低他三个年级的校友。那年月文学还很红火，何铁夫和他的文朋诗友组织了一个命名为“山径”的校园文学社，左舒青因为诗写得很漂亮，就很自然地进了文学社，投靠在何铁夫的麾下，两人开始

了一段纯真而富于浪漫的友情。只是不久何铁夫就考上大学走了，之后何铁夫给左舒青写过几封信，都被邮局退了回去。后来才听说左舒青随父母转学到了现在的通化县。许多年后，何铁夫通过副处级干部的考核后，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他毫不犹豫就选择了这个离市区并不近的通化县。一到通化，何铁夫就转弯抹角，终于打听到左舒青的下落，她已在通化一中当了老师。何铁夫特意找到左舒青，其时她已是三岁孩子的母亲了。尽管如此，左舒青依然不减当年的清纯靓丽。许多年前那份异样的感觉又在何铁夫身上燃烧起来，他知道自己还在暗暗地喜欢着这个女人。

一串十分稔熟的数字开始在何铁夫脑袋里跳跃。那是左舒青告诉他的她家里的电话号码，何铁夫第一次接触这串号码时就把它牢牢记在了心里。可何铁夫一次也没用过这个号码。何铁夫懂得如今自己的特殊位置，是不允许他跟左舒青有太多瓜葛的。他一直压抑着心里头的愿望，强迫自己不去与左舒青交往，尽管何铁夫接过左舒青写给他的电话号码时，就在左舒青眼睛里读到了她的一份真意。今天何铁夫碰到了这一生中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也许他有充分的理由给左舒青去个电话了。何铁夫撇下那串数字，话筒里立即传来了嘟音。仿佛等了一个世纪，对方终于有人拿起了话筒。何铁夫正要开口，里面响起一个粗声大气的男人声音：喂，喂，你是谁？这可是何铁夫始料未及的。何铁夫有几分尴尬，不声不响地放下了话筒。何铁夫莫名地就有了一种心虚的感觉，好像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

这个时候电话猛地震响了。何铁夫扎扎实实地吓了一跳。他双眼瞪着电话机，让它响了好几声，才把话筒提到手上。是财政局长龚卫民打来的。何铁夫好想骂几句该死的龚卫民，你

的电话早不打晚不打，偏偏在我心神不宁的时候打过来。不过何铁夫并没骂出声，而是换了一种平和舒缓的口气说道，老龚是你呀。龚卫民说，何县长，听说你们刚刚散了常委会。何铁夫说，这不，我才进屋。龚卫民说，你要主持政府全面工作了？何铁夫说，谁说的？龚卫民说，什么事瞒得过我龚卫民？我跟你去市里要调度资金的时候就知道了。何铁夫说，怪了，我怎么直到刚才罗书记发了话才知道呢？龚卫民说，这就叫做旁观者清嘛。何铁夫沉吟片刻，才又说，这个全面工作不好主持啊。龚卫民说，县长调走后，政府的工作不是一直由你主持吗？何铁夫说，那只能叫做维持，因为没正式明确我的职责，我没有压力。龚卫民说，何县长啊，你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龚卫民能够给你出力的一定为你出力。何铁夫说，这我清楚，这样吧老龚，明天上午九点左右，我俩碰个头，就这个月的工资问题合计一下。龚卫民说，好，我到白云山庄去等你。

二

第二天是星期一，何铁夫仍像平常一样一早就来到办公室，叫政府办陆主任把几位副县长喊拢来开个短会，把当前急于要处理的事情布置一下。县长调走后已经半年多了，政府要正常运转，何铁夫这个常务副县长都是这样布置工作的，只是当初罗书记并没要他主持全面工作，而是说政府的事情暂时由他牵头。主持工作和牵头，字面上看去似乎相差无几，但实际含义却有天壤之别。因此平时这些副县长们可没有今天这么整齐迅速，不是张三迟到就是李四缺席，总是士气不振的样子。

何铁夫从今天各位的态度和眼神中已经看出，他们都已经知道昨晚常委会的内容。

就在何铁夫正要开讲的时候，一位秘书推开了门，向何铁夫报告说钟书记来了。接着钟大鸣就进了屋。何铁夫和众人便不自觉地弯了腰欲站起来。钟大鸣伸出一双手，手心向下压了压，居高临下地说，别起身大家别起身，我说一句话就走。尔后就近坐下来，多此一举地给大家宣布了何铁夫主持政府全面工作的事。

钟大鸣走后，何铁夫说，其实我主不主持工作一个样，前一段，尽管县长调离，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政府的工作一直开展得有条不紊。今后还要靠大家齐心协力，把政府的局面维持下去。何铁夫总是低调子说话，在坐的副县长们包括办公室陆主任，都是在通化干过许多年的地头蛇，年龄比他大，资历比他深，凡事只有低调处理，并处理得当，才能让他们口服心服。接着何铁夫说道，各位比我更清楚，政府的工作难就难在三子：肚子机子票子。计划生育通过多年的强化管理，肚子里的问题出得少了。我县过去就没有多少大规模的国有工矿企业，最大的国有企业通化造纸厂目前还能维持，其它几家小型厂子尽管停机下岗的工人不少，但转产再就业的机会还是有的。不过恼火的也是这个问题，没有几家上规模的国有企业，税收就上不去，财政缺钱，干部职工的工资难得足额发放到位，而且我们所说的足额仅仅指的几个裸体工资，就是工资表上那可怜的级别工资和职务工资，并没包括政策规定应该领取的人平每月一百五十元的其它工资补贴和六十元的生活费之类，至于什么出勤费、误餐费就更不用提了。这样，与外地比较，我县干部职工每月就少了三百多元的收入。我的意思是各位原有的分工不变，我呢，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财贸工作尤其是

财税工作上。

又议了几件别的事情，就散了会。几位副县长分头行动去了，只有曾副县长不想走，对何铁夫说，何县长，今年猪肉不起价，屠宰税任务恐怕难得完成。曾副县长分管农业，同时负责农村屠宰税的征收工作。何铁夫知道他讲的是实情，就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也清楚，你还是按照原来的办法征收吧，回头我再跟财政局的同志商量一下，一是尽快将上半年多收的粮食差价款子返还给农民，让农民手中多几个钱；二是把干部职工的肉食补贴落实下去，这样也许会使肉价有所回升。听何铁夫这么说，曾副县长心里踏实了一点儿，说，我就等候何县长你的佳音。

曾副县长走后，何铁夫才坐到停在楼前的 2000 型桑塔纳里，出了政府大院。何铁夫看了看表，刚好九点。司机小易问到哪去，何铁夫说了声白云山庄，小易就方向盘一打，将车开进了左边的林荫小道。十分钟后，小车停在了白云山庄前的坪地里。何铁夫对小易说，11：50 再来接我。然后钻出车子，进了装饰古拙的白云山庄。龚卫民和预算股长小段早在那个最僻静的小包厢里等着了。这是何铁夫和龚卫民秘密办公的场所，除了小段和两人的司机以及县委罗书记外，再没别的人知道。这也是没法子的事，通化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支出的增长速度，各部门各单位伸手朝财政要钱的人，整天围着何铁夫和龚卫民的屁股转，搅得他俩不得安宁，所以只得选了这样一个秘密地点接头，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何铁夫还没落座，小段就接过他的包，从里面取出一个竹壳玻璃杯子，盛了一杯浓茶，放到他的面前。龚卫民则撕开自己的“盖白沙”，抽一支递上去。何铁夫挡开他的手，从包里拿出一包“芙蓉王”扔到了桌上。龚卫民赶紧收起“盖白沙”，

拿起“芙蓉王”，迫不及待取一支叼到嘴上。一边说，我知道何县长今天一定会有好烟招待我们。何铁夫说，前天在市里碰上一位早几年下海的同学，他硬要请我吃饭，我没时间参加，他就送了两条“芙蓉王”。说到这里，何铁夫暗暗好笑起来，心里说何铁夫你怎么了，也学会了编故事？大概是要掩盖什么，何铁夫便给自己也点了一支“芙蓉王”。龚卫民见了说，何县长你还是少抽，不然县长太太和我都有意见啦。何铁夫笑笑，从嘴里吐出一串长长的烟圈。何铁夫是不大抽烟的，烦恼了或高兴了，才偶尔抽一支。而且他抽烟是不进喉咙的，所以烟都是从嘴巴里出，鼻孔不会冒烟。做常务副县长，送东西的人自然很多，何铁夫推不掉的时候，也会接几条香烟，这样他就成了龚卫民的半个无偿烟贩。

在通化，龚卫民要算何铁夫最铁的下属了。龚卫民和何铁夫上下相差不了两岁，何铁夫刚管财政那阵，龚卫民仅仅是个不上品的预算股长。可龚卫民办事利索，脑子活，点子多，相比之下，当时的财政局长也许是因为年龄偏大的缘故，就显得迟钝得多了。这也是通化县的普遍现象了，中层班子都面临着严重老化的问题，下面一批年轻又有能力的股长都压在那里。何铁夫立即找罗书记和管党群的钟大鸣副书记商量，想提一下龚卫民。罗书记没说的，但到了钟大鸣那里就卡了壳，是何铁夫硬将龚卫民提的副局长，第二年又给老局长解决了助理调研员的待遇，让他退到二线，再把龚卫民提到了局长的位置上。龚卫民知道，如果没碰到何铁夫，他能做到副局长的位置就挺不错了，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就当上财政局长。他很感激何铁夫的知遇之恩，工作起来特别卖力。加上两人的性格、观点和工作思路都比较接近，办起事来合手，这两年的财政工作多少还有点起色。别的不说，何铁夫刚下来时，干部职工的那几个裸